

書名 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成化
九年序內府刊本
撰者 宋 朱熹 撰
卷 卷五十
內容分類 史-編年-通紀
索書號 史部-編年-12
編號 B1333100

卷五十

庚戌



資治通鑑綱目第一

起戊寅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凡百四十八年
蓋乙巳周赧王五十九年

周威烈王

午

二十三年

秦簡公十二年

晉烈公止

齊康公貸二年 楚

聲王當五年

閔公二十一年

魏文侯斯二十二年

趙列侯籍六年

韓景侯虔六年皆始為侯

統舊國五

新上二凡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
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

大夫士。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於一人雖有
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

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
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而君臣之分猶

彩色首頁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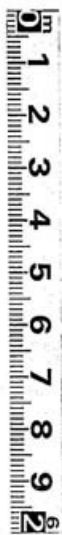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1333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編年-1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成化九年序內府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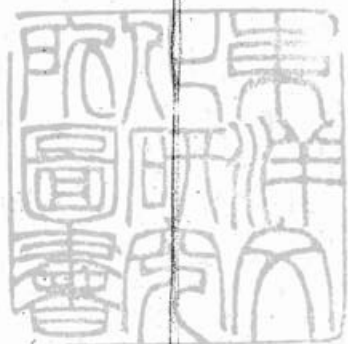
No. 534

五〇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十

起戊午唐文宗開成三年 凡三十年 盡丁亥唐懿宗咸通八年

三年春正月盜射傷李石

李石入朝有盜射之微傷馬驚馳歸又有盜

擊於坊門斷其馬尾僅而得免上大驚敕中外捕盜甚急竟無所獲

以楊嗣復李珣同

平章事李石罷為荆南節度使

上自甘露之變意忽忽不樂兩軍

鞠之會什減六七或徘徊眺望或獨語嘆息嘗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恥為凡主然與卿等論天下事則不免

李石曰為理不可以速成今內外小人尚多疑阻願陛下更以寬御之彼有公清奉法如劉弘逸薛季稜者

下亦宜褒賞以勸為善上曰我與卿等論天下事有勞未得行者退但飲醇酒求醉耳石承甘露之亂人情危



年庚

懼宦官恣橫。忘身徇國。故紀綱粗立。仇士良深惡之。請
遣盜殺之。不果。石懼辭位。上深知其故。而無如之何。使

以李宗閔為杭州刺史

楊嗣復欲授進李宗閔。恐為鄭覃所沮。乃先令

宦官諷上。上以語宰相。覃果對曰。陛下若憐宗閔。只可
量移。若欲用之。臣請避位。陳夷行亦曰。宗閔雖人。亦以
朋黨亂政。陛下奈何愛之。楊嗣復曰。事貴得中。因與嗣
復互相詆訐。以為黨。上曰。與一州無傷。覃等退。上謂嗣
復曰。宰相諍爭如此可乎。對曰。誠為不可。然覃等盡忠
憤激。不自覺耳。李固言與嗣復李珣善。故引居大政。以
排鄭覃陳夷行。每議政之。際是非鋒起。上不能決也。
夏五月。禁諸道言祥瑞。大和之末。杜悰鎮鳳翔。時有詔沙汰僧尼。會有五色雲
見于岐山。近法門寺。民間訛言佛骨降祥。以僧尼不安
之故。監軍欲奏之。悰曰。雲物變色。何常之有。未幾獲白
兔。監軍又欲奏之。悰曰。野獸未馴。且宜畜之。旬日而斃。



監軍不悅。畫圖獻之。及鄭注代悰。奏紫雲見。又獻白雉。
是歲遂有甘露之變。及悰判度支。河中奏鶻鷹見。百官

稱賀。上謂悰曰。李訓鄭注皆因瑞以售其亂。乃知瑞物
非國之慶。卿在鳳翔。不奏白兔。真先覺也。對曰。昔河出

圖。伏羲以畫八卦。洛出書。大禹以叙九疇。皆有益於人。
故足尚也。至於禽獸草木之瑞。何時無之。劉聰祭逆。黃

龍三見。李龍暴虐。得蒼麟白鹿。以駕芝蓋。以是觀之。瑞
豈在德。願陛下專以百姓富安為國慶。自餘不足取也。

上善之。他日謂宰相曰。時和歲豐。是為上瑞。嘉禾靈芝。
誠何益於事。宰相因言。春秋記災異。以為人君而不書。

祥瑞。用此故也。遂詔諸道有瑞。皆勿以聞。秋八月。義

武節度使張璠卒

璠在鎮十五年。為島嶼所障。及

舉族歸朝。母得效河北故。詔神策將更改官。皆先
事。及薨。詔以李仲遷代之。

奏聞

開成以來神策將吏遷官多不開奏直隸中書令覆奏施行遷改殆無虛日。至是始詔皆先奏

聞狀至中書。然

冬十月太子承卒

初太子承之母王德妃無寵為楊賢

妃所譖而死太子頗好遊宴昵近小人賢妃日夜毀之

上召宰相及兩省御史郎官議廢之皆言太子年少容

有改過圖本至重豈可輕動中丞狄兼謩論之尤切至

於涕泣給事中韋溫曰陛下惟一子不教陷之至是豈

獨太子之過乎翰林及六軍使數十人復表論之以郭

上意稍解官官人坐流死者數十人至是暴薨以郭

敗為邠寧節度使上問柳公權以外議對曰郭敗除

之姪太后叔父自金吾作小鎮外間何尤焉對曰非謂

敗不應為節度使也聞陛下近取敗二女入宮有之乎

上曰然入參太皇太后耳公權曰外間不知皆云敗納

女後官故得方鎮上曰然則奈何對曰獨有自南內遣

歸其家則外議自息矣上即日從之以張元益為代州刺史

軍奏軍中不納李仲遷請以張元益為留後宰相議發兵討之

上曰易定地狹人貧軍資半仰度支急之則無所不為

未已

四年春二月司徒中書令晉文忠公裴度卒

河東以疾求歸東都詔入知政事正月至京師不能入

見勞賜旁午至是薨上怪度無遺表問其家得半棗以

儲嗣未定為憂言不及私度身貌不踰中人而威靈遠

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老少用捨以身繫國家輕

重如郭子儀夏五月鄭覃罷為右僕射陳夷行

罷為吏部侍郎上與宰相論政事陳夷行言不宜使

有弄陛下威權者耳臣屢求退苟得王傳臣之幸也鄭

草曰陛下開成元年二年鄭草夷行用事三年四年漸不如

前嗣復曰元年二年鄭草夷行用事三年四年漸不如

班同之罪皆在臣因叩頭曰臣不敢更入中書遂超出

上召還勞之草起謝曰此乃嗣復不容臣耳嗣復曰草

言政事一年不如一年非獨臣應得罪亦上累聖德退

三表辭位上召出之而罷草及夷行草以姚勗檢校

性清儉夷行亦耿介故嗣復等深疾之

禮部郎中上以鹽鐵推官姚勗能鞫疑獄命權知職

宜以賞能吏上乃以勗檢校禮部郎中仍充舊職楊嗣

復曰溫志在澄清流品若有吏能者皆不得清流則天

下之事孰為陛下理之恐似衰晉秋七月以崔郾同

之風然上素重溫終不奪其所守

平章事○冬十月立陳王成美為皇太子

楊妃請立

皇弟安王溶為嗣上謀於宰相李璠非之乃立敬宗少

子成美為皇太子幸會寧殿作樂有童子緣牆一夫

來往走其下如狂上怪之左右曰其父也上泣然涕

曰朕貴為天子不能全一子召教坊劉楚材宮人張十

十等數人責之曰構害太子皆余曹也付吏殺之因是

感傷舊疾遂增十一月疾少間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

周燁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

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燁驚

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於疆諸侯

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因泣下需襟燁

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胡氏曰欲除太子者賢妃楊

氏也劉楚材張十之徒奉承妃意而已文宗乃以陷

害之罪均之而不知楊回鶻相掘羅勿殺彰信可

汗國人立盧取持勳為可汗會歲
是歲天下戶數百

九十九萬六千
七百五十一

五年春正月立穎王瀍為皇太弟廢太子成美

為陳王上疾甚命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引楊嗣復李

以太子之立功不在己乃言太子幼且有疾矯詔立瀍

為太弟以成美冲幼復封陳王瀍沈毅有斷喜愠不形

於色與安王溶帝崩太弟教陳王成美遂即位上

皆素為上所厚仇士良說太弟賜楊賢妃安王溶陳王成美死救大行

以十四日殯成服諱議大夫裴夷直上言期日太遠不

聽時士良等追怨文宗凡樂工及內侍得幸者誅貶相

繼夷直復上言陛下繼統官速行喪禮幸議大政以慰

天下而未及數日屢誅戮先帝近臣驚率土之視聽傷

先帝之神靈人情何瞻國體至重若使此輩無罪國不

可刑若其有罪旬日何晚不聽太弟即位是為武宗胡

氏曰昔成王有疾不以疾病因殆而正衣冠就公卿出

經遠保世之格言女子小人何由得行其私姦謀匿計

何由得乘其隙此固周召作聖之功而成王敬德之效

也文宗有美質而無聖學故於始終大節情愴焉不然

楊嗣復罷以崔珙同平章事○秋八月葬章陵

○李珣罷九月以李德裕同平章事初上之意非宰相意

故楊嗣復李珣相繼罷去召德裕而相之德裕入謝言
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氣

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為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姦邪得乘間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忠良，或為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人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為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又曰：先帝於大臣好為形迹，小過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積，以至禍敗。茲事大誤，願陛下以為戒。臣等有罪，陛下當而詰之，小過則容其後改，大罪則加之誅，謹如此。君臣之際無疑間矣。上嘉納之。初，德裕在淮南，敕召監軍楊欽義知樞密，德裕待之無加禮。欽義銜之，德裕一旦延之堂中，贈以珍玩數牀，欽義大喜過望。行至汴州，詔復還淮南，欽義盡歸德裕所贈。德裕卒與

之。後欽義竟知樞密。冬十月，黠戛斯攻回鶻，破之。德裕柄用頗有力焉。

回鶻盟沒斯款塞求內附。初，伊吾之西為蕭之北，

堅昆。唐初結骨也。乾元中為回鶻所破，不通中國。其人悍勇，吐蕃回鶻常賂遺之。假以官號，回鶻既衰，其酋長阿熱始自稱可汗，回鶻擊之，連兵三十餘年，反為所敗。廬駁破殺諸部逃散，可汗兄弟盟沒斯等及其相赤心那頡，各帥其眾抵天德塞下，質穀食，且求內附。天德軍使溫德彝奏回鶻潰兵侵逼西城，詔振武節度使劉沔、屯雲迦魏博節度使何進滔率子重順知留關以備之。

後○蕭太后徙居積慶殿○十一月以裴夷直

為杭州刺史。故事，新天子即位，兩省官同署名。上以

李中敏為婺州刺史

內謁者監仇士良請以開府

李德裕亦以中敏為楊嗣復之黨惡之出為刺史胡氏曰李中敏判語雖近戲然深得事實仇士良雖恚終無如之何留之朝廷豈不為南牙之助李德裕乃以楊嗣復之黨逐之其失大矣

武宗皇帝會昌元年春二月回鶻立烏介可汗

○三月以陳夷行同平章事○殺知樞密劉弘

逸薛季稜貶楊嗣復李珣遠州刺史裴夷直驩

州司馬劉弘逸薛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惡之上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嗣復李珣既罷士良屢

諸弘逸等勸上除之於是賜二人死仍遣中使就誅嗣

復及珣杜棕奔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即位茲事

不宜手滑德裕乃與崔珙崔鄆陳夷行三上奏曰德宗

疑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為冤兩河不臣者

得以為辭德宗後悔錄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

邸竄謫至死既而追悔為之出涕嗣復等若有罪當先

行訊鞠俟罪狀著白誅之未晚今遽遣使誅之人情震

駭願開延英賜對遂入泣涕極言上命之坐者三德裕

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既死而眾以為冤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乃曰特為卿等釋之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歎曰朕嗣位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珣季稜志在陳王嗣復弘逸志在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擲使安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德裕等曰茲事曖昧虛實難知遂遣二使更貶嗣復等胡氏曰有臣民必立之君猶男女必為夫婦非人欲乃天理也然聖賢當之常以不克負荷為

憂不敢以為樂也。惟父兄不能公心，建擇大臣，不能公心，推奉贊私，立少，啓輕管貪欲之心。於是得之者據非所據，而欣怨之情各有分屬。而天下之理亂矣。武宗之言，何其陋哉。文宗既以成美為太子矣，使宰相又生他意，卜度藩王，其不忠大矣。萬一陳王果不可立，則天下固歸安王。武宗亦無越次之理也。故武宗雖氣志英邁，有慶斷之才，而局量褊迫，無涵容之度。所以功未及成，年不克壽，子弗克立，其為殺溶及成美之報，不亦著明而可戒乎。

夏六月，詔羣臣言事，毋得乞留中。
詔臣下

惡並應請付御史臺按問，毋得乞留中，以杜讒邪。其後上復謂宰相曰：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敢欺。上善之。范氏曰：朝廷者，四方之極也。非至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止。

天下之邪人，君不正其心，而以術御下，是自行詐也。何以禁臣下之欺乎？是以術行而欺愈多，智用而心愈勞。蓋以詐勝詐，未有能相一者也。禮曰：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夫惟正不可得而欺，欺則不容於諫矣。豈不約而易哉。

○以何重順為魏博節度使。
賜名弘毅

○帝受

法錄於趙歸真。
拾遺王祐

秋九月，詔河東振武備

回鶻。
天德軍使田牟欲擊回鶻以求功，奏奪回鶻叛將盟沒斯等侵逼塞下，請自出兵驅逐。上命朝臣議

之議者以為擊之便。李德裕曰：窮鳥入懷，猶當活之。况回鶻屢建大功，今為鄰國所破，遠依天子，未嘗犯塞。柰

何乘其困而擊之，宜遣使者鎮撫，賜以糧食。此漢宣帝所以服呼韓邪也。陳夷行曰：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

不如擊之。德裕曰：今天德城兵纔千餘，若戰不利，城陷必矣。不若以恩義撫而安之，必不為患。上問德裕，德裕曰：不

斯降可保信乎。對曰。朝中之人。臣不敢保。况敢保數千里外。我狄之心乎。然盟沒斯。自去年九月。至天德。今年二月。烏介始立。自無君臣之發。豈可謂之叛將。願且詔河東。振武。嚴兵保境。以備之。仍詔田牟。毋得邀功。生事。從以牛僧孺為太子太師。先是僧孺鎮襄陽。漢水僧孺罪。盧龍軍亂。冬十月。雄武軍使張仲武討而廢之。平之。詔以仲武知留後。初。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務表求節。李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比來朝廷遣使太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今請勿遣使。以觀之。既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復求節。吳仲舒奉表以聞。詔宰相問狀。仲舒言。行泰。絳皆遊客。故人心不附。仲武。幽州舊將。性忠義。通書習事。人心向

之。計今軍中已逐絳矣。李德裕問。雄武士卒幾何。對曰。軍士土團。合千餘人。德裕曰。兵少。何以立功。對曰。在得人。心不在兵多。德裕又問。萬一不克。如何。對曰。幽州糧食。皆在媯州。及北邊七鎮。萬一未能入。則據居庸關。絕其糧道。幽州自困矣。德裕表行泰。絳皆使大將上表。脅朝廷。邀節。故不可與。今仲武表請討亂。與之有名。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十一月。遣使訪問太和公主。李德裕言。回鶻破亡。太和公主未知所在。若不遣使訪問。則戎狄必謂國家降主虜庭。本非愛惜。既負公主。又傷虜情。請遣使齎詔。請還。崔郾罷。○十二月。遣使慰斯。令轉達公主。從之。

問回鶻烏介可汗。初。回鶻破回鶻。得太和公主。遣達干。十人奉以歸唐。回鶻烏介可汗引兵。邀擊殺達干。質公主。南渡磧。屯天德軍境上。公主遣使上表。為可汗求冊。

主南渡磧。屯天德軍境上。公主遣使上表。為可汗求冊。

命。烏介又使其相上表借振武一城以居。上乃遣使慰問。賑米三萬斛。賜教書。諭以宜帥部眾。漸復舊疆。漂寓塞垣。殊非良計。借城奉有此比。或欲但求聲援。亦須且於漠南駐止。朕當許公。至入觀。親問事宜。儻須應接。必無所吝。尋遣使行冊命。而烏介屢擾邊境。遂不果行。初李德裕議遣使慰撫。回鶻且運糧以賜之。陳夷行深。以為不可。德裕曰。今徵兵未集。天德孤危。儻不以此致之。且使安謐。萬一天德陷沒。欲將誰歸。夷行遂不敢言。

二年春正月。以張仲武為盧龍節度使。○二月。以李紳同平章事。○以柳公權為太子詹事。時散常侍柳公權。素與李德裕善。崔珙奏為集賢學士。德裕以恩非已出。因事左遷之。三月。以劉沔為河東節度使。初。上以回鶻近塞。遣兵部侍郎李拭巡邊。察將帥能否。拭還稱

事。以威略。可任大。夏四月。盟沒斯帥眾來降。○赤心。榮黠難知。先告田牟云。赤心謀犯塞。乃誘殺之。那頡斃。收衆東走。田牟奏回鶻侵擾不已。已出兵拒之。李德裕曰。田牟殊不知兵。戎狄長於野戰。短於攻城。牟但應堅守。以待諸道兵集。今全軍出戰。萬一失利。城中空虛。何以自固。望亟遣中使止之。如已交鋒。即詔塞下羌。各出兵奮擊。而召田牟招誘降者。轉致太原。盟沒斯誠偽。雖未可知。然要早加官賞。令諸蕃知。但貴可汗。犯順。非盡欲滅回鶻。石雄善戰無敵。請以為天德副使。佐田牟用兵。上皆從之。盟沒斯帥其眾二千餘人來降。羣臣上尊號。仇士良惡之。會。上受尊號。將御樓宣赦。士良揚言於眾曰。宰相與度支議。咸禁軍衣糧芻粟。如此。則軍士必於樓前誼譁。德裕聞之。自許於上。上怒。遽遣中使宣諭兩軍。初無此事。且赦出朕意。非由宰相。士良乃惶愧稱謝。五月。

以盟沒斯為懷化郡王

賜姓李氏名思忠以其所部為歸義軍

張仲

武擊回鶻破之

遣兵迎擊大破之降七千帳那頡斡

走烏介殺之烏介象尚十萬駐於大同軍北表求糧食

牛羊且請執送盟沒斯等詔報糧食聽於張武耀三千

石牛稼穡之資中國禁人屠宰羊出於地邊雜虜國家

未嘗科調盟沒斯自本國初破先投塞下已受其降難

地遠客尤宜深矯前非若復骨肉相殘則左右誰敢自

保陳夷行罷○秋七月以李讓夷同平章事○

八月回鶻入寇詔諸道出兵禦之先是屢詔烏介

萬介不奉詔至是突入大同川驅掠河東雜虜牛馬數

萬轉關至雲州詔諸道發兵俟來春討之賜可汗書曰

可汗來投撫納備至今尚近塞未議還蕃侵掠雲朔

擊羌渾中外將相咸請誅翦朕情深屈已未欲幸災可

汗宜速擇良圖無貽後悔又命李德裕代劉沔答回鶻

相書曰回鶻遠來依投當效呼韓邪遣子入侍身自入

朝而乃睥睨邊城桀驁自若求援繼好豈宜如是所云

破遺骸棄於草莽墳墓隔在天涯忿怒之心不施於彼

而蔑棄仁義逞志中華昔邳支不事大漢竟自夷滅往

事之戒得不在懷德裕言若如前詔俟來春驅逐回鶻

則乘彼羸困而官軍免感寒之苦若慮河冰既合回鶻

復有馳突須早驅逐則當及天時未寒決冀於數日之

間今聞外議互有異同若不詢羣情終為浮辭所撓

乃詔公卿集議議者多以為宜俟來春初莫契丹羈屬

回鶻各有監使督貢賦詞唐事至是張仲武遣牙將石

公績統二部殺其監使回鶻移營避之振以白敏中

武節度使李忠順與李思忠進擊破之

為翰林學士

上聞白居易名欲相之以問李德裕德裕素惡居易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謁

其從弟敏中辭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故有是命

久十一月遣使賜太和

公主冬衣

駮問恐為姦人所隔上遣使入回鶻賜公主冬衣仍命李德裕為書賜公主曰先朝割愛降婚義

寧家國今回鶻所為甚不循理姑為國母足得指揮若

不稟命則是棄絕姻好今日已後不得以姑為詞以高少逸為給事中鄭

朗為諫議大夫

初上頗好畋獵及武戲五坊小兒賞賜甚厚嘗謁太后從容問為天子之道

太后勸以納諫上退閱諫疏多以遊獵為言自是出

道稍希五坊無復橫賜至是復幸涇陽校獵諫官高少逸鄭朗諫曰陛下比來遊獵稍煩出城太遠侵星夜歸

萬機曠廢上改容謝之謂宰相曰本置諫官使之論事

朕欲時時聞之宰相吐蕃達磨贊普死

初達磨贊普有佞幸

皆賀乃遞遷以賞之胡纒三歲首相結都那見之不拜曰贊普宗族甚多而立

立緜氏子國人華服其令鬼神誰饗其祀國必亡矣老

夫無權不得正其亂以報替普有死而已拔刀誓面慟

哭而出佞相殺之國人憤恚其將論恐熱悍忍多詐以

誅緜妃佞相為名舉兵屠渭州大破其國兵有衆十餘

三年春正月劉沔大破回鶻迎太和公主以歸

回鶻烏介可汗侵逼振武劉沔遣石雄帥沙陀朱邪赤心三部襲其牙帳沔自以六軍繼之雄至振武登城望

文要

也雄使謀告之曰公主至此當求歸路今將出兵擊可

汗請公主駐車勿動。雄乃鑿城為十餘穴，引兵夜出直攻可汗牙帳。可汗大驚，棄輜重走。雄追擊大破之，於殺胡山。可汗被瘡遁去，保黑車子族。雄迎公主以歸。二月，斬首萬級，降其部落二萬餘人。潰兵多降幽州。

朔日食。黠戛斯遣使獻馬。二。詔太僕卿趙蕃飲

勞之上。欲就求安西北庭。李德裕等言：「安西去京師七千餘里，北庭五千餘里，借使得之，當復置都護，戍兵萬人。不知此兵於何處追發饋運，從何道得通。」此乃用實費以易虛名，非計也。上乃止。崔珙罷。

太和公主至京師。公主至京師，詔宰相帥百官迎謁。

和親無狀之罪。上遣中使慰諭。然後入官。三月，以趙蕃為安撫黠戛斯

使。初，黠戛斯求冊命。上恐其不脩臣禮，復求歲遺及貢馬。李德裕曰：「回鶻有平安史之功，故有歲賜和布。黠

戛斯未嘗有功於中國，豈敢遽求冊命乎？若慮其不臣，當與之約，必稱臣。叙同姓，執子孫禮，乃行冊命。上以為然。乃以趙蕃為安撫使，命德裕草書賜之曰：「貞觀中，黠

戛斯先君身自入朝，朝貢不絕。回鶻陵虐諸蕃，可汗能復讎雪怨，茂功壯節，近古無儔。今其殘兵不滿千人，須盡殲夷，勿留餘燼。又聞可汗與我同族，國家承此平太

守之。後，可汗乃都尉苗裔，以此合族。尊卑可知。今欲冊命，可汗且遣趙蕃諭意，自回鶻至塞上，及黠戛斯入貢。

每有詔教，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委翰林。上曰：「學士不能盡人意，須卿自為之。」

贈悉怛謀。右衛將軍李德裕言：「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

盡沒。惟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

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為所陷。號曰無憂城。

從此得併力西邊，憑陵近甸。韋臯欲經略河湟，須此

城為始。急攻數年，卒不可克。臣到西蜀，空壁來歸。南蠻

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聖
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願盟約。當
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執送。悉但謀等。令彼自戮。臣
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將吏對臣。無
不隕涕。蕃帥即以此人戮於境上。絕忠款之路。快兒虐
之情。乞追獎忠。各加褒贈。故有是命。司馬公曰。論者
多疑維州之取捨。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以為唐新與
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害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
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為唐計者。宜何先乎。
悉但謀在唐。則為向化。在吐蕃。不免為叛。臣其受誅也。
又何務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
徇利而忘義。人猶恥之。况天子乎。譬如鄰人有牛。逸而
入於家。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勸歸者曰。攘之
不義也。且致訟。勸攘者曰。彼嘗攘吾羊矣。何義之拘。牛
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可見矣。
胡氏曰。司馬公之言。過矣。使維州本非唐地。既與之和。

棄而不取。姑守信約可耳。本唐之地。為吐蕃所侵。乃欲
守區區之信。舉險要而棄之。可乎。僧孺所謂虜不三日
至咸陽。特以大言怖文宗。非事實也。夫奪吾之地。而約
我以盟。此正蒲人所以要孔子者。不可謂之信也。取我
故地。乃義所當為。司馬公不以義斷之。而以利害為言。
又斥德裕為利。取僧孺為義。是皆無所據矣。故以維州
歸吐蕃。棄祖宗土宇。縛送悉但謀。沮歸附之心。僧孺以
小信妨大計也。下維州。遣兵據之。洗數十年之恥。追獎
悉但謀。贈以官秩。德裕以大義。夏四月。李德裕乞罷
謀國事也。此二人是非之辨也。
不許。德裕乞開局。上曰。卿每辭位。使我旬日。昭義節
度使劉從諫卒。其子稹自為留後。詔諸道發兵。

討之。初。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遂與朝廷相猜。後。搆
納亡命。繕完兵械。推馬牧及商旅。賣鐵煮鹽。假大

商以牙職使通好諸道因為販易歲入數十萬及疾病
 與慕容張谷等謀效河北諸鎮以弟之子積為都知兵
 馬使至是薨積秘不發喪押牙王協曰正當如寶曆年
 操為之不出百日旌節至矣於是逼監軍崔士康養繼
 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積為留後上遣供奉官薛士幹往
 諭從諫使就東都療疾遣積入朝宰相諫官多以為回
 鶻餘燼未滅邊鄙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李德
 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
 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
 素稱忠義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敬宗
 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授從諫使其跋
 扈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若又因而授之則諸
 鎮誰不思效其所為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
 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積所恃者三鎮但得鎮魏不與
 之同則積無能為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
 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

同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其山東三州委兩鎮
 攻之賊平之日將士並當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
 旁沮撓官軍則積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
 無後悔遂決意討積羣臣言者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
 詔賜元逵弘敬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為子孫
 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上
 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令專禦回鶻元
 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士幹入境不問從諫之疾直為
 已知其死之意都押牙郭誼等大出兵迎之請用河朔
 事體遂扶模出見將士發喪不受敕命黃州刺史杜牧
 上李德裕書曰牧嘗問董重質以淮西四歲不破之由
 重質以為由朝廷徵兵太雜客軍數少勢羸力弱心志
 不一多致敗亡其時朝廷若使鄂壽唐州只保境土但
 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閩弩手令其守隘即不
 過一歲無蔡州矣今上黨叛逆鎮魏雖節效願亦不
 過一城攻一堡繫繫樨老而已若使河陽萬人為軍

室天井之口。高壁深壑。勿與之戰。只以忠武武寧兩軍。帖以青州五千精甲。宣閏二千弩手。徑擣上黨。不過數月。必覆其巢穴矣。德裕又以為議者多言劉悟有功。積未可誣。請下百官議。上曰。悟迫於救死耳。非素心徇國也。藉使有功。父子為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積何得復自立。朕以為凡有功當顯賞。有罪亦不可苟免也。德裕又以分司賓客。李宗閔與劉從諫交通。不宜實之。東都奏以為湖州刺史。制削奪從諫。及稭官爵。以王元逵何弘敬為招討使。與河東節度使劉沔。河陽節度使王茂元。合力攻討。先是河東諸鎮有自立者。朝廷必使先有弔祭使。冊贈使。宣慰使。繼往商度。然後用兵。故常及半歲。軍中得以為備。至是宰相亦欲遣使。上即下詔討之。元逵即日出師屯趙州。又詔以崔鉉同平章事。以李彦佐為晉絳行營招討使。以崔鉉同平章事。上夜召學士韋琮。以鉉名授之。令草制。宰相樞密皆不知。知時樞密使劉行深。楊欽義。皆愿懇不敢預事。老宦

者尤之曰。此由楊劉儒怯。墮敗舊風故也。築望仙觀於禁中。○六月內

侍監仇士良致仕。上外尊寵士良。內實忌之。士良頗

士良教之曰。天子不可舍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其黨拜謝而去。范氏曰。小人莫不養其君之欲。以濟己之欲。使其君動而不靜。為而不止。則小人得以行其計矣。豈獨奢靡之娛。得以蕩其心哉。又有甚焉者矣。或殖貨利。或治宮室。或開邊境。或察臣下。隨其所好。以竊權寵。人君樂得其欲。而不知其為天下害。是以政日以亂。而不自知。惟能親正。直遠邪佞。則可以免斯患矣。胡氏曰。士良狡黠。思所以盡君者密矣。然知其利而不知其害者也。已無踈斥之道。以忠信謹厚。服其職。亦何用盡君。然後得安。苟欲自安。而盡君至於危亡之地。則豈

有君亡而我存之理其禍豈止於踈斥而吐蕃論恐已哉故士良之術自以為為實則愚也

熱攻尚婢婢於鄯州

吐蕃鄯州節度使高婢婢好讀書不樂仕進國人敬之

四十餘年秦贊普疆起之使鎮鄯州婢婢寬厚其後謀略訓練士卒多精勇論恐熱謀篡國恐婢婢襲其後

舉兵擊之婢婢謂其下曰恐熱之來以我為不足屠也

不如迎伏以驕之然後可圖也乃遣使犒師且致書

自早屈恐熱喜曰婢婢惟把書卷安知用兵待吾得國當位以宰相坐之於家無所用也乃引兵歸婢婢笑曰

我國無主則歸大唐秋七月以盧鈞為昭義節度使

朝廷以鈞在襄陽有惠政得遣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

使朝廷以鈞在襄陽有惠政得遣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

宣慰河北三鎮詔遣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

朔私敬元逵仲武皆具繫鞶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

控馬讓制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辨有膽

氣三鎮無不奉詔范氏曰武宗不惟使三鎮不敢助逆

又因以為臂指之用由德裕所以告之者能服其心也

人主威制天下豈以石雄為晉絳行營節度副使

李德裕言鄆日河朔用兵諸道利於出境仰給度支或

陰與賊通借一縣一柵據之自以為功坐食轉輸延引

歲時今請詔諸軍令王元逵取邢州何弘敬取洛州王

務柵

元逵奏拔宣務柵擊劉稹敗之詔加元逵平章

八月

昭義大將李丕降昭義大將李丕

昭義大將李丕降昭義大將李丕

賊故遣不降。欲以疑誤官軍。李德裕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問誠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可置之要。詔王宰趣磁州，何弘敬拔肥鄉平恩。元

遠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弘敬猶未出師。元遠密表弘敬懷兩端，李德裕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頗振。王宰率力方壯，謀略可稱，請詔弘敬以河陽河東未進軍。

賊屢出兵焚掠，晉絳今遣王宰將忠武全軍徑魏博，抵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弘敬蒼黃出師，拔肥鄉平恩，殺傷甚衆。上曰：弘敬已拔兩

縣，可釋前疑。既有殺傷，昭義兵陷科斗寨。劉稹使韓欲持兩端，不可得已。昭義兵陷科斗寨，牙將薛茂卿拔河陽科斗寨，距懷州十餘里。議者鼎沸，以為澤

昭義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矣。上乃謂宰相曰：為我語。願朝士有上疏沮議者，我必於賊境上斬之。議者乃止。九

月，以王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敬所為河陽節度使，李德裕奏河陽兵力寡弱，茂元習吏事而非將

軍，援河陽兼可臨制。魏博茂元尋薨，德裕奏河陽節度先領懷州刺史，常以判官攝事。割河南五縣租賦隸河

陽，不若遂以五縣置孟州。其懷州別置刺史，俟昭義平日，仍割澤州隸河陽，則太行之險不在昭義，而河陽遂為重鎮。東都無復憂矣。上采其言，以敬所為河陽節度。王宰將行營以扞敵，所供饋餉而已。吐蕃

尚婢婢遣兵擊，論恐熱大破之。○以石雄為晉絳行營節度使。石雄代李彥佐之明日，即引兵騎烏

謂宰相曰：石雄真良將，德裕固言比年潞州有男子若折唱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以為妖言，斬之。破

州者必雄也。詔賜雄帛。雄悉置軍門。自取一匹。餘悉分將士。故士卒樂為之致死。冬十月。以

劉沔為義成節度使。李石為河陽節度使。張仲

武有隙。十一月。以充王岐為安撫党項大使。李

回副之。邠寧奏党項入寇。李德裕奏党項分隸諸鎮。

兼統諸道。擇廉幹之臣副之。居十二月。王宰克天井

於夏州。理其辭訟。故有是命。關忠武軍素號精勇。王宰治軍嚴整。賊甚憚之。薛茂卿

以科斗寨之功。意望超遷。或謂劉稹曰。留後所求者

節耳。茂卿深入多殺。激怒朝廷。此節所以來。蓋遲也。由

是無賞。茂卿愠怒。與王宰通議。宰引兵攻天井關。茂

卿小戰。遽走。宰遂克之。茂卿入澤州。密使謀召宰進攻。

當為內應。宰疑不敢進。稹誘茂卿殺之。以劉公直代茂

卿。宰進河東。克石會關。洺州刺史李怡。石之從兄

擊破之。河東克石會關也。以書與石云。劉稹願舉

族歸命。石以聞。李德裕言。今官軍四合。賊勢窮蹙。故偽

翰誠款。莫以緩師。宜詔石。答恬書云。前書未敢聞奏。若

郎君誠能悔過。面縛境上。則石當往受降。護送歸闕者

虛為誠款。則石必不敢以百口保人。仍望詔諸道乘其

上下離心。速進兵攻討。上從之。

四年春正月。河東都將楊弁作亂。討平之。初。河

管兵馬使王遵。奏乞益榆社兵。詔河東以兵二千赴之。

時河東無兵。李石召橫水戍卒千五百人。使楊弁將之。

詣逢。先是軍士出征。人給絹二匹。劉沔之去。蜀府庫以

自隨。石初至軍用之。以已絹益之。人纔得一匹。時已歲

盡。軍士求過正。且而行。監軍呂義忠趣之。弁遂作亂。石

奔汾州。弁據軍府。使其姪詣劉稹約為兄弟。石會關守

將復以關降於禎。朝議喧然。言兩地皆應罷兵。王宰又
言。遊奕將得劉禎表。有意歸附。李德裕言。宰擅受禎表。
似欲擅招撫之功。昔韓信破田榮。李靖擒頡利。皆因其
請降。潛兵掩襲。止可令王宰失信。豈得損朝廷威命。建
立奇功。實在今日。必不可。太原小擾。失此事機。望即
遣使督其進兵。必禎與諸將舉族面縛。方可受納。兼諭
石雄。以宰若納禎。則禎無功。可紀。當於垂成之際。自取
奇功。又為相府與宰書。言昔王承宗雖逆命。猶遣子弟
奉表入朝。憲宗猶未之許。今禎置章表於衢路之間。遊
奕將不即毀除。實恐非是。且禎遣狀如此。而將帥受之。
是私惠歸於臣下。不敵在朝廷事體之間。交恐不可。自
今更有章表。宜即所在焚之。惟面縛而來。始可容受。德
裕又上言。太原人心從來忠順。止是貧虛。賞犒不足。况
千五百人。何能為事。必不可縱。且用兵未罷。深慮所在
動心。望詔李石還赴太原。召兵討亂。上皆從之。詔王遵
留太原兵守輸社。以易定汴克兵還討。又遣中使馬

元實至太原。曉諭且規之。元實受并賂。還於衆中大言。
相公須早與之節。德裕曰。何故。元實曰。自牙門至柳子。
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以
無兵。故發橫水兵赴榆社。并何能遠致如此。之衆乎。元
實曰。召募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須有貨財。李相止以欠
軍士絹一匹。故致此亂。并何從得之。元實辭屈。德裕曰。
從其有十五里。光明甲。必須殺此賊。因奏并微賊。決不
可恕。如國力不支。寧捨劉禎。河東兵戍榆社者。聞朝廷
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為所屠滅。乃擁監軍呂義忠。自
取太原。擒楊弁。盡誅亂卒。送并京師。并其黨斬之。明氏
曰。見理明白。則聽言不為所眩。若德裕於元實是也。雖
然。猶有恨馬元實以大言虛喝。情非苟然。若付之廷尉。
則受賂之事。必不得隱。于以三月朔日食。○以劉沔
為河陽節度使。李德裕言於上曰。事故有激發而成。
功者。陛下命王宰趣磁州。而何弘敬

出師遣客軍討太原而戍卒先取揚舟。今王宰久不進軍。請徙劉沔鎮河陽。仍令以義成精兵二千直抵萬善。處宰肘腋之下。若宰識此意。必不敢淹留。若宰進軍。沔以重兵在南。聲勢亦壯。上從之。若

遣使入貢 ○以劉濛為巡邊使 朝廷以回鶻衰微。吐蕃內亂。議復河

遼四鎮十八州。乃遣給事中劉濛巡邊使先備器。以趙

斌換糧。今天德振武河東訓卒。彌兵以俟。今秋。以趙

歸真為道門教授先生 上好神仙。歸真得幸。李德

不宜親近。上曰。朕官中無事時。與之談道。滌煩耳。至於

政事。朕必問卿等。與次對官。雖百歸真不能惑也。德裕

曰。小人見勢所在。則奔趨之。旬日以來。歸真之門。車馬

輻湊。願陛下深戒之。胡氏曰。三教之名。自其徒失本。真

而云。然其謬尤之甚者。道家是也。儒以名學仁義。道徒是

之人。自周有之。佛者覺也。為其道而覺。則瞿曇之徒。是

也。若夫道則以天下共由而得名。猶道路然。得道而盡

惟堯舜文王孔子耳。老聃之言。獨善其身。不可與天下

共由也。而名之曰道。自漢已來。失之矣。其後乃有飛僊

變化之術。丹藥符籙之技。禱祠醮祭之法。沈淪鬼獄之

論。雜然並興。皆歸於 夏六月。減州縣冗員。李德裕

道家者流。豈不遠哉。 佐官太冗。奏令吏部郎中柳仲郢裁減。凡 詔削仇士

良官爵籍沒家貲 官官有發士良宿惡。於其 秋七月。

遣王逢屯翼城 上與李德裕議以王逢將兵屯翼城。

嘗以此語之。逢言前有白刃。法不嚴。其 以杜棕同平

誰肯進。上曰。言亦有理。卿更召而戒之。

章事 上聞揚州倡女善為酒令。教監軍選而獻之。監軍

請節度使杜棕不從。監軍怒表其狀。左右因請教

惛同選。上曰。敕藩方選倡女入宮。豈聖天子所為。杜惛得大臣體。朕甚愧之。遽敕勿選。召惛入朝。勞之曰。卿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有致君閏月李紳罷。○釋義將之心。今相卿如得一魏徵矣。

高文端降

李德裕訪文端破賊之策。文端曰。官軍今直攻潞州。澤州兵約萬五千人。賊常分兵

大半潛伏山谷。伺官軍攻城疲弊。則四集救之。官軍必失利。請令陳許軍過乾河左寨。自寨城連延。築為夾城。環遶澤州。日遣大軍布陳於外。以扞救兵。賊見圍將合。必出戰。待其敗北。然後乘勢可取。固鎮寨四崖懸絕。勢不可攻。然寨中無水。宜令王逢絕其水道。不過三日。賊必遁去。又都頭王劍。將萬兵戍潞州。以積數誅大將疑懼。召之不入。但劍及士卒家屬皆在潞州。招之必不肯來。若諭以引兵取鎮。事成即除他鎮。仍厚有賜與。庶幾肯從。鎮州奏事官高迪密陳二事。其一以為賊中好為偷兵術。潛抽諸處兵聚於一處。官軍多就迫逐。以致失

利。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攻。慎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屯。如此數四。空歸自然。喪氣官軍密遣謀者。謂其抽兵之處。乘虛襲之。無不捷矣。其二鎮魏下管不離故處。每三兩月一深入。燒掠而去。賊但固守城。機城外百姓。賊亦不惜。宜令進管據其要。八月邢洺磁害以漸迫之。德裕皆請以其言論諸將。

三州降郭誼斬劉稹以降

劉稹年少懦弱。押牙王協聚貨財。府庫充溢。而將士有功無賞。由是人心離怨。協請稅商人。每州遣軍將一人主之。并籍編戶家資。十

分取二。民恟恟不安。邢州將裴問。稹之舅也。所將兵多富商子弟。問以其父兄被拘。為之請。不得。乃數說商軍將而請降於王元逵。洺州守將王劍。磁州守將安王。聞之。皆請降於何弘敬。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必舉。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上曰。於今所宜先處者何。事。德裕曰。

萬一鎮魏請占三州。朝廷難於可否。請以給事中盧弘
止為三州留後。上從之。詔盧鈞乘驛赴鎮。路人聞三州
降。大懼。郭誼王協謀說劉稹以兵授誼。東身歸朝。稹許
之。遂殺稹。滅其族。函首遣使奉表降於王宰。宰以狀聞。
宰相入賀。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德裕對曰。劉稹孺
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為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責稹以
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誅等。誼
上曰。朕意亦以為然。乃詔石雄將七千人入潞州。以應
謫言。杜懷請誅等。上不應。詔昭義五州給復一年。橫
增賦。歛悉從。免所籍團兵。並縱歸農。諸道將士等。級
加賞。雄至潞州。盡執誼等。送京師。盧鈞素寬厚。愛人。襄
州士卒。在行營者。對陳輒揚其美。及赴鎮。散卒歸之者
皆厚謝之。人情大洽。昭義遂安。郭誼王協等至京師。皆
斬之。司馬公曰。董重質之在淮西。郭誼之在昭義。吳元
濟劉稹。如木偶人。在伎兒之手耳。始則勸人為亂。終則
費至規利。其死固有餘罪。然憲宗用之於前。武宗誅之

於後。且愚以為皆失之。何則。賞非義也。殺降非信也。
失義與信。何以為國。如誼等。免死流之遠方。彼商不還。

可矣。教加李德裕太尉。賜爵衛國公。加李德裕太
之非也。

裕辭。上曰。恨無官賞卿耳。初。德裕以比年將帥出征。屢
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
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

三者。每軍各有官者。為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為牙
隊。其在陳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每戰視事。勢小却。輒引

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鈞。劉行深。議
約。數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取十人。自衛有功。

隨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為然。白上行之。自非中書進。詔
意。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

故所向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或不休。或繼火。乃
得罷。德裕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如令。沛然

若無事。時。范氏曰。治天下之繁者。必以至簡。則天下之

動者必以至靜。夫用兵於千里之外，而君相擾於內，則本先搖矣。何以制其末乎？是故號令簡，則民聽不惑；心慮靜，則事變不撓。此所以能成功也。○河北三鎮無遣使，者至京師，德裕嘗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彊，不能自立。須籍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敵，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雖知明主乎？且李戴義為國家平滄景，及為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揚志誠遣大將遮敵使馬求官，及為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范氏曰：古之明王，天下有不順者，必誨誨而告之，毋三不可。然後征之，則其民知罪而用兵有辭矣。自唐之失河朔，或討伐之，或姑息之，不聞有文告之命。戒敵之辭也。是以兵加而不服，恩厚而愈驕。李德裕以一相而制御三鎮，如運之掌，使武宗享國長久。天下豈有不平久矣。十一月，貶牛僧孺為循州長史，流李

宗關於封州

李德裕言於上曰：劉從諫據上黨十年，宰相縱去，以成今日之患。又使昭義孔目官鄭慶言從諫每得二人書，疏皆自焚毀。河南少尹呂述與德裕書，初甘露之亂，李訓、王涯、賈餗等子弟數人皆歸從諫。至是皆為郭誼所殺。德裕復下詔稱逆賊涯、餗已就昭義誅其子孫，識者非之。胡氏曰：大臣欲正君心，必先自正其心。其心不正，如正君何？德裕欲報私仇而未得其便，乃於成功之後，因行中傷之計，非惟武宗志已驕，得意德裕之量亦滿矣。又烏能納其君於持盈守成之盛哉？是故君子不可不學也。

五年春，羣臣上尊號

李德裕等請上尊號，上不聽。羣臣上表，乃許。胡氏曰：莫難

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感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

丑乙

正如偏心。然皆放心也。大臣格君心之非者。格此等也。未至乎大人而當大臣之任。亦當勉之。要使君心常收。而不放。則善日起。惡日消。治可立。安可保矣。武宗英斷。刑平叛亂。唐室威令赫然。復張此正。驕欲易生之時也。三鎮未朝。河湟未復。天子偏感方士。餌金石以濟其淫。溺宰相。迷憂。免責之不暇。德裕乃請上尊號。是以滿假。於伐勸其君。夫豈引君於當道之義哉。故評德裕才義。氣謀略。誠高絕一時。而於道則萬分未得一焉者也。

安太后王氏崩。○以盧弘宣為義武節度使。宣弘

性寬厚而難犯。為政簡易。其下便之。詔賜粟三十萬斛。在飛狐西。計運致之費。踰於粟價。弘宣遣吏守之。會春

早。弘宣命軍民隨意往取。殺江都令吳湘。使李紳按

約。秋。德償之。境內足食。殺江都令吳湘。使李紳按

相盜用程糧錢。疆要所部百姓女。估其資裝為贓。罪當

死。湘武陵之。兒子也。李德裕素惡武陵。議者多言其寬

詔御史崔元藻。李稠。覆之。與前獄異。德裕貶二人。速

州司戶。不復更推。亦不付法司詳斷。即如紳奏。處死。夏

五月。葬恭僖皇后。○杜棕。崔鉉罷。以李回同平

章事。○冊黠戛斯為英武誠明可汗。○秋。七

月朔。日食。○詔毀天下佛寺。僧尼並勒歸俗。上

僧尼耗盡天下。欲去之道士。趙歸真等復勸之。乃先毀

山野。招提蘭若。至是。敕上都東都各留二寺。每寺留僧

三十人。天下節鎮各留一寺。寺分三等。留僧有差。餘僧

及尼。並勒歸俗。寺皆立期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

賁田產。並沒官。寺材以葺公廨驛舍。銅像鐘磬。以鑄錢

凡天下所毀寺七千六百餘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歸

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

萬人。五臺僧多亡奔幽州。德裕召進奏官謂曰。汝速白

本使五臺僧為將必不如幽州將為卒必不如幽州刑卒
何為虛取容納之名深於人口獨不見劉從諫招舉無
算開人竟有何益張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關曰有五
僧入境則斬之胡氏曰一身正氣為邪氣所傷必以五
穀六味養生之物輔之然後邪去而正復若盜驅伏於
室乃召陽虎而去之是重自伐也庸何愈此元龜用冠
謙之會昌用趙歸真以去釋氏之類也釋氏靈民而
耗其財誠宜廢絕武宗君臣以公道行之夫豈不可而
待歸真乎且佛教行乎中國久矣非一日所能廢誠欲
廢絕釋氏當使天下知其為害而不惑其說又不利其
本根除掃餘風亦殄矣則昭義成卒作亂討平之

亂兵聽命乃遣人謝盧鈞鈞還上黨置備邊庫李德
復遣之行一驛乃潛選兵追而殺之
昭義成卒作亂討平之
昭義成卒作亂討平之
昭義成卒作亂討平之

置備邊庫今戶部歲入錢帛十二萬緡匹度支鹽鐵歲
入錢帛十三萬緡匹明年減其三之一凡諸道所運助
軍討貨皆入焉以冬十月以道士劉玄靜為崇玄
度支郎中判之

館學士玄靜固辭十二月貶韋弘質為某官李
還山許之

裕秉政日久好徇愛憎人多怨之左右言其太專上亦
不悅給事中韋弘質上疏言宰相權重不應更領三司
錢穀德裕奏曰制置職業人主之柄弘質受人教導所
謂賤人圖柄臣非所宜言弘質貶官由是眾怒愈甚

詔罷來牟正旦朝會初上餌方士金丹性加暴急
對曰陛下威斷不測外人頗驚懼天下既平願陛下以

寬理之使得罪者無怨為善者不驚則天下幸甚上自
秋來已覺有疾而道士以為吐蕃論恐熱擊尚婢
換骨至是詔罷正旦朝會

婢大敗論恐熱擊尚婢婢拒之恐熱大敗婢傳
相與歸唐無為恐是歲天下戶數千四百九十五萬五
熱所獵如狐兔也是歲天下戶數千四百九十五萬五

六年春二月以米暨為招討党項使党項侵

郊寧鹽州界城堡上三月立光王忱為皇太叔帝

崩太叔即位上疾久未平以為唐土德不可以此王氣

氏生光王怡幼時官中皆以為不慧太和以後益自斡

豪邁尤所不禮及上疾篤旬日不能言諸宦官密於

中定策下詔以皇子冲幼立怡為皇太叔更名忱令權

於當軍國政事太叔見百官哀感滿容裁決庶務咸當

位德裕奉冊既罷上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邪每

顧我使我毛髮灑浙胡氏曰武宗身病于幼宜念終始

之必正召見宰相出顧命焉而曾不一施李德裕為上

相受深知六十日之間亦不能力請入問起居面稟嗣

事碌碌拱手一聽宦官君相皆矣夏四月尊帝母鄭

氏為皇太后○李德裕罷為荆南節度使德裕

日久位重有功眾不謂趙歸真等伏誅五月詔上

京增置八寺復度僧尼○以白敏中同平章事

○六月定太廟為九代十一室復祀代宗以毅文

九代十一室秋七月回鶻殺烏介可汗烏介之眾降散

三千人其相殺之
而五其弟遇檢
八月葬端陵
初王才人寵冠後庭
武宗欲立以為后李

德裕以其寒族無子恐不厭天下之望乃止武宗疾顧
之曰我死汝當如何對曰願從陛下於九泉武宗以中

授之武宗崩才人即縊上聞而矜以牛僧孺為衡州
之贈貴妃葬於端陵栢城之內

長史李宗閔為郴州司馬
僧孺宗閔及崔珙楊嗣

所貶逐至是同日姓
遷宗閔未行而卒
九月鄭肅罷以盧商同平章

事○罷肅黜曼斯可汗使
或以為僻遠小國不足
與之抗衡回鶻亦平不

應遽有建
買事遂寢以李景讓為浙西觀察使
初景讓母鄭

寡家貧子幼每自教之宅後墻陷得錢盈船母祝之曰
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於其貧而

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遂命掩而葬之景
讓宦達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捶楚在浙西有牙將逆

意秋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為變母聞之出坐聽事立景
讓於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以國家刑法

為喜怒之資而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
惟上負朝廷使垂老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

哉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為之請又乃
釋之軍中遂安弟景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

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
冬十月禘于太廟

禮院奏祝文於穆敬文武但
帝受三洞法籙○十

二月朔日食
朝氏曰宣宗盡反會昌所為而有不能

而不可解是以講見於天日為之食苟能仰
思其故以克正廢事則他日必免金丹之禍矣

反者受法籙是已蓋其心蔽於長生陷

宣宗皇帝

元年春二月早

上以旱故減膳徹樂出宮女縱鷹隼

止營繕以盧商與御史中丞封敖疎理京兆繫囚大理
卿馬植奏曰官典犯賊及故殺人赦所不免今因疎
理而原之使貪吏無所懲畏死者衝寬無告恐非所以
肅早災致和氣也詔兩省議之諫議大夫張鷟等言所
原死罪無冤可雪恐凶險僥倖之徒常思水旱為災宜
如植奏詔從之以植為刑部侍郎植素以文學政事有
名於時李德裕所薄者皆不次用之以李德裕為太子
少保分司初德裕引白敏中入翰林及德裕失勢敏
中竭力排之使其黨訟德裕罪故有是命

盧商罷以崔元式韋琮同平章事○閏月敕

復廢寺

是時君臣務反會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復其舊

積慶太后蕭氏

崩○吐蕃寇河西河東節度使王宰擊破之

論恐熱乘武宗之喪誘党項及回鶻餘眾寇河西詔河
東節度使王宰將諸軍擊之以沙陀朱邪赤心為前鋒
戰於鹽州破走之夏六月復遣使冊點戛斯可汗○以

令狐綯為考功郎中知制誥上謂白敏中曰朕昔

兩百官皆散惟山陵使長而多髯攀靈駕不去誰也對
曰令狐楚上曰有子乎敏中以綯對且稱其有才器上
即擢綯知制誥問以元和故事綯條對甚悉上悅遂有大用之意秋八月李回罷○

葬貞獻皇后○作雍和殿上數睦兄弟作雍和殿

作樂擊毬盡歡諸王有疾常冬十二月敗李德裕
親至卧内存問憂形於色

為潮州司馬

吳汝納訟其弟湘罪不至死為李復增德裕所枉殺御史鞠之再與德裕復增

州縣官三百八十三員

二年春正月羣臣上尊號○貶丁柔立為南陽

尉

初李德裕執政有薦丁柔立清直可任諫官者德裕不能用至是為右補闕上疏訟德裕寃坐阿附貶

氏曰宰相行私必不能秉正百官人君行私又何以責望宰相故公者君相之要道也李德裕政事公私參半

是恭莫掩宣宗去其恭取其是則公道得矣乃又以好惡偏黨勝之故雖竄德裕而人終不服也丁柔立必克

已正心之人也使宣宗而留意公道則柔立正可冀矣用者乃不能然是自為偏私也欲臣子之奉公難矣

曼斯攻室韋大破之

回鶻過檢可汗日益耗散所存貴臣以下不滿五百人依於室

韋使者入賀正過幽州張仲武使歸取遺檢等過檢聞之夜與妻子九騎西走室韋分其餘眾黠曼斯帥諸胡

兵取之破室韋悉收回鶻餘眾歸磧北二月以令狐綯為翰林學士

上嘗以太宗所撰金鏡授綯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止之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為

首又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上欲知百官名數綯曰六品以下吏部注擬五品以上政府制

授各有籍命曰具員上命宰相作五王院王院以度作具員御覽五卷寘於案上

皇子之幼者召術士榮徽明使相其地徽明對曰臣庶遷徙不常故有禍福之說陰陽書本不言帝王家也上

善其言賜夏五月朔日食○崔元式罷以周澤以東帛

馬植同平章事

初拜為義成節度使辟韋澳為判官及為相謂澳曰何以相助澳曰願相

公無權。堦愕然。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已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堦深然之。

太皇太后郭氏暴崩于興慶宮
初憲宗之崩。上疑郭太后預其謀。又

鄭太后本郭太后侍兒。有宿怨。故上即位。待郭太后禮殊薄。郭太后意快快。一日登勤政樓。欲自隕。上聞之。大

怒。是夕暴崩。外人頗有異論。上不欲以郭后附葬憲宗。有司請葬景陵外國。禮院檢討官王緯奏宜合葬祔廟。

上大怒。白敏中召緯詰之。緯曰：太皇太后汾陽王之孫。憲宗在東宮為正妃。母天下。歷五朝。豈得以曖昧之事。

遽廢正嫡之禮乎。敏中怒甚。緯氣愈厲。周堦見之。舉手加額。歎其孤直。緯竟坐貶。旬容令。胡氏曰：古聖人之重

嫡妻之辨。以人道尊其父也。父之妻。猶父之僕也。吾之母。則父之敵體也。舉父妻。儕之母而可。則崇父之僕而

加。諸父而可乎。故孔子作春秋。凡以私恩崇其所生。必

宣宗避母無恙。通奉侍兒比肩宸極。而又劾削儀數。親行執逆。此豈人理哉。設使太后得罪先帝。臣子猶無敢

惡之禮。况過失不聞。徒以曖昧之說加之乎。是宜革前史疑似之言。正名宣宗弑母之罪。使知大惡之不可以

小善掩。嫡母之不可以妾母。秋九月。舉李德裕為

崖州司戶
○以石雄為神武統軍
雄詣政府自陳黑山烏嶺之功。

求一獎以終老。執政以李德裕所薦。神武統軍。雄快快而覺。

公主適起居郎鄭顥
顥以文雅著稱。公主上之愛

上曰：吾欲以儉約化天下。當自親者始。令依外命。婚夫族。預時事。顥弟顥嘗得危疾。上遣使視之。暹。問公在否。曰：在。慈恩寺觀戲場。上怒。數日。我諱士大夫。亦不

後與我家為昏。更有以也。孟公生貴之日。置有小弊。病不往省視。乃觀概乎。由是貴戚皆守禮法。如冰之。葬懿安皇后於景陵之側。○韋瓘罷

三年春正月。以韋宙為御史。上與宰相論元。韋宙為第一。周詳曰。

臣守土江西。聞觀察使韋宙功。德被於八州。復曰。十年。若年歌。思如丹尚存。詔更錄修撰杜。撰丹道。受。仍擢其。二月。吐蕃三州七關來降。○夏四月。周

官為御史。二月。吐蕃三州七關來降。○夏四月。周

擢罷為東川節度使。王宰入朝。以貨結貴。傳。求。以。使相領宣武。周澤上。曠。論。之。

宰遂還鎮。尉馬都尉。韋讓求為京兆尹。擢言京兆尹。才。理。不。可。為。讓。謙。竟。寢。辨。又。諫。上。開。遣。許。言。連。罷。翰。林。學。士。鄭。顥。言。於。上。曰。周。澤。以。直。言。入。補。以。崔。鉉。魏。扶。

亦以直言罷。上深感悟。加。陳。使。右。僕。射。以。崔。鉉。魏。扶。

同平章事。○盧龍節度使張仲武卒。子直方。五。

月武寧軍亂。逐其節度使李廓。詔以盧弘止代

之。李廓在鎮不治。右補闕鄭魯上言其狀。且曰。臣恐新。參。未。登。徐。師。必。亂。遂。命。良。帥。救。此。一。方。上。未。之。省。徐。

州。果。亂。遂。廓。上。思。魯。言。擢。為。起。居。舍。人。以。盧。弘。止。為。節。度。使。武。寧。士。卒。素。驕。有。銀。刀。都。尤。甚。屢。逐。主。帥。弘。止。至。

鎮。都。裏。候。胡。慶。方。復。謀。作。亂。弘。止。誅。之。無。備。真。餘。訓。以。忠。義。軍。府。遂。安。六月。以張直方

為盧龍節度使。○秋七月。克復河隄。

取原州。及六關。重武節度使。未叔明。取長樂州。鄆。事。節。度。使。張。君。緒。取。蕭。關。八。月。改。長。樂。州。為。威。州。河。隄。之。初。

千餘人。詣關。一。御。廷。喜。門。樓。見。之。歡。呼。舞。躍。解。朝。服。冠。帶。詔。募。百。姓。墾。闢。三。州。七。關。土。田。五。年。不。收。租。稅。將。

吏能為營田者官給牛及種糧。溫池鹽利委度支則置。成卒倍給水糧。二年一代錄。設善州縣亦合量力收復。冬十月改備邊庫為延賓庫。○取維州。○閏十

一月加順宗憲宗諡號。宰相以克復河湟上。○

進未遂而崩。今乃克成先志耳。其張直方歸京師。直

識加順憲二廟尊諡以昭功烈。舉李德裕卒。氏

暴忍善遊獵軍中將作亂直方知之舉李德裕卒。氏

族逃歸京師軍中推牙將周琳為留後。大中以後無能繼

曰。裴度李德裕皆有功烈為唐賢相。大中以後無能繼

之者。德裕才優於度而德器不及也。蓋度不為黨而德

裕為黨是以度雖為小人所傾而能以功名終。德裕一

失勢而斥死海上也。雖牛僧孺之黨多小人德裕之黨

多君子。然其同私以害公。挾勢以報怨。則一而已。夫

天吏可以伐燕德裕自為朋黨而欲飛朋黨此以燕伐

燕也。孔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難矣。又曰。君子

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德裕克伐怨欲必行焉。矜而爭。羣

而黨。其能免乎。四年夏四月。貶馬植為常州刺史。上之立也。中尉

年庚

四年夏四月。貶馬植為常州刺史。

上之立也。中尉

由是有寵植與之敘宗姓。上賜元贊寶帶元贊以遺植。

植服之以朝。上見而識之。收其親吏物之。盡得交通之

狀。故六月。魏扶卒。以崔龜從同平章事。○秋。八

月。盧龍節度使周緜卒。軍中推張允仲為留後。

允仲為留後

○九月。貶孔溫裕為柳州司馬。

孔溫裕為柳州司馬

孔溫裕上疏切諫。上怒貶之。溫裕。我之子也。既而。我

須自點檢。孔吏部吐蕃論恐熱擊尚婢婢遂掠河

西論恐熱擊尚婢婢。婢婢拒之不利。糧乏。留拓跋燾。光

掠河西八州。五千。冬十月。以令狐絢同平章事。

五年春。二月。沙州降。○以裴休為鹽鐵轉運使。

自大和以來。歲運江淮米不過四十萬斛。吏卒浸盜。沈

舟。達渭倉者什不三四。大隨劉晏之法。休窮究其弊。立

漕法十條。歲運以李福為夏綏節度使。上。願。知。党

百二十萬斛。遣帥利其羊馬。數奪誅殺之。自是繼選儒臣。以

代遣帥之貪暴者。行日復面加戒勸。党項遂安。三月。

以白敏中充招討党項都統制置使。上。以。党。項。

厥用兵。崔鉉建議。宜遣大臣鎮撫。乃以白敏中為制置

使。初。上。令。敏。中。為。萬。壽。公。主。選。佳。婿。敏。中。薦。鄭。顥。時。顥

已約昏盧氏。甚衛之。由是數毀敏中。敏中將赴鎮。言於

上曰。鄭顥不樂尚主。怨臣入骨髓。今臣出外。顥必中傷。

臣死無日矣。上曰。朕知之久矣。命左右於禁中取小櫃

函。以授敏中。曰。此皆鄭顥所書也。朕若信之。豈任

夏五月吐蕃論恐熱入朝

恐熱殘虐

於銀夏境內。授以關田。或復入山林。不受教令。則誅討

無赦。若遠將貪鄙。致其怨叛。當先罪遣將。後討寇虜。南

山。覺。項。尋。亦。夏。五。月。吐。蕃。論。恐。熱。入。朝。恐。熱。殘。虐。所。部。多。叛。

三。快。而。去。衆。稱。散。纒。州。冬。十。月。以。魏。暮。同。平。章。事。上。時。

春秋已高。未立太子。羣臣莫敢言。暮入謝。曰：言今時人無事。惟未建儲副。使正人輔導。臣竊以為憂。且此時人之重。以白敕中為邠寧節度使。○十一月。以張義潮為歸義節度使。先是義潮以沙州降。發兵略定其地。其兄義澤奉圖籍入見。於是河湟之地盡歸。入于唐。詔置歸義軍於沙州。以義潮鎮之。崔龜從罷。

六年春二月。雞山羣盜寇掠果州。刺史王贊弘

討平之。初。達果羣盜依阻雞山。寇掠三州。詔果州刺史王贊弘討之。山南西道亦奏巴南妖賊言

辭悖慢。上怒甚。崔鉉曰：此皆陛下赤子。迫於飢寒。盜弄兵於絕谷。罔不足辱大軍。但遣一使者可平矣。乃遣京

兆少尹劉潼招諭之。潼言使之歸命。其勢甚易。所慮者武臣恥不戰之功。議者責欲速之效耳。潼至山中。盜彎

弓待之。潼直前曰：我面受詔赦汝罪。使汝復為平人。汝真欲反。可射我。賊皆投弓列拜請降。潼歸館而贊弘引

兵已至山下。竟擊滅之。胡氏曰：崔鉉請遣使。劉潼請說降。皆未嘗得可報。則宜再請。以為必欲用兵。當俟招諭

不從。乃進耳。今不俟可報而潼遽行。羣盜既降。乃復滅之。此韓信不顧鄭生。李靖不恤唐儉。狙詐僥倖之計。聖

人所謂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者也。李文饒又引以為例。曰：止可令王宰失信。豈得損朝廷威命。愚以為非

矣。處已處人。一也。將帥仗國威。三月。詔大將軍鄭光命。豈有置之失信之地而可乎。

賜莊免稅役。尋罷之。稅先賜鄭光。郭縣等莊。並免稅役。中書門下奏。稅役之法。免

天下皆同。鄭光獨免。似乖法意。敕曰：朕以鄭光元舅。初不細思。親戚之間。人所難議。卿等苟非愛我。豈進嘉言。

庶事能盡如斯。天下何憂不理。夏六月。以畢誠為鄆

寧節度使。党項復擾邊。上欲擇帥而難其人。從容與

上悅曰。不意願牧近在禁庭。閏月。以盧鈞為河東節

度使。河東節度使李業。縱吏民侵掠雜虜。由是北邊擾

其侵掠。雜虜遂安。掌書記李璋。杖一牙職。明日。牙將百

餘人。詐於鈞。鈞杖其為首者。請戍外鎮。秋八月。以裴

休同平章事。冬十月。畢誠招諭党項。降之。

十二月。復禁私度僧尼。先是。進士孫樵上言。百姓

僧安坐華屋。美衣精饌。不以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

其然。髮十七萬僧。是天下有七十萬戶。始得蘇息也。陸

下即位以來。修復廢寺。度僧幾復其舊。縱不能如武宗

除積弊。奈何與之於已廢乎。願早降明詔。罷之。庶幾百

姓。猶得以息肩也。至是中書門下奏。陛下崇奉釋氏。羣

下莫不奔走。恐財力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擾人。望委長

吏量加博節。仍禁私度僧尼。從之。胡氏曰。論事於人主。

必陳其治亂之本原。辨之而明。猶或藐藐其聽。若徒言

未流之害。固宜不納。若孫樵之論。復僧修寺。是也使佛

其有感矣

七年夏四月定杖笞法

杖自今法司處罪用常行杖一折法杖十杖臂

一折冬十二月以鄭光為右羽林統軍

上事鄭太后甚

謹不居別宮朝夕奉養鄭光鎮河中入朝上與論政光對郵邊上不悅留為統軍太后數言其貧上輒厚賜金

帛終不復任以民官胡氏曰孝者人君之盛德也宣宗能之可不謂賢乎然弑其適母不自知其罪惡之大也

而區區焉妾母是孝所謂計未遺度支奏歲入之數本飾小善害大德豈所以為孝乎

錢九百二十五萬緡內五百五十萬緡租稅八十二萬餘緡權酷二百七十八萬餘緡鹽利

八年春正月朔日食罷元會

初左補闕趙璘請罷元會止御宣政宰相

曰天下無事元會大禮不可罷也上曰近華州有賊二

月以牛叢為睦州刺史

中書門下奏諫官關員請補上曰諫官要在舉職不

必人多如張道符牛叢趙彞輩數人使朕日聞所未聞足矣久之叢出為刺史入謝上賜之紫叢曰臣所服緋

刺衣數襲從行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以緋紫為榮上重翰林學士然遷官必

校歲月以為不可以官爵私近臣也秋九月以高少

邊為陝虢觀察使

有敕使過硤石怒餅黑鞭驛吏見

其後上召翰林學士韋渙并左右問之曰近日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問曰近日侍權

泰全未尚畏之存策將安出對曰若與外廷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上曰此乃

末策朕已試之矣自孤絢謀盡誅官官幽恐溫及無辜與為一矣上又與今孤絢謀盡誅官官幽恐溫及無辜與

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土司如水火矣。胡氏曰。韋澳之謀。非未獲也。昔李德裕與樞密議約。數監軍於。是師出有功。以知制中臣。就其中擇忠智者與之謀。其處之未必不善於外廷所為也。弘進季獲方奉陳王。而士良弘志已立武宗。歸長公孺方立。變王而元實宗實。乃推戴懿宗。宣宗乃曰。比及紫則相與為一。何其近而不能察也。令孤絢之意亦善。而不而陳之。方靈諾秦贖。易所以有不。冬十月。以李行言為海州刺史。出戶庭之戒。與。

上獵於苑北。遇樵夫。問其縣令為誰。曰。李行言。為改如何。曰。性執。有疆盜數人。匿軍家。索之。竟不與。盡殺之。上歸。帖其名於寢殿之柱。及除刺。詔雪王涯賈餗等。以上史入謝。上賜之金紫。取帖示之。詔雪王涯賈餗等。以上甘露之變。惟李訓鄭注當。死。餘人無罪。詔雪其寃。

九年春正月。成德節度使王元逵卒。軍中立其

子紹鼎為留後。○二月。以李君奭為懷州刺史。

初。上校獵渭上。有父老十數聚於佛祠。上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當罷。詣府乞留。故此祈佛。冀諸所願耳。及懷州刺史關上手筆除君奭。上聰察。彊記。天下奏獄吏卒姓名。一覽皆記之。度支奏誤。漬為清。樞密承旨孫隱中。足成之。上怒。推按。謫罰之。嘗密令翰林學士韋澳。纂次州縣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為一書。號曰處分語。他日鄧州刺史薛弘宗入謝。出謂澳曰。宣宗扶摘細微。以驚服其羣下。小過必罰。而文網不舉。欲以一人之智。周天下之務。而不能與賢人共天職也。譬如廉刻之吏。謹治簿書。期會而不。夏閏四月。詔知為政。持一縣令才耳。豈人君之德哉。

州縣作差科簿

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役輕重。作簿送刺史檢

署訖。錄於令廳。每有役事。委令據簿輪差。

秋七月。浙東軍亂。逐觀察使

李訥。訥性下急。遇將卒不以禮。故作亂。

崔鉉罷為淮南節度使

飢。民多流亡。節度使杜棕荒於遊宴。政事不治。上聞之。罷棕。以鉉代之。

九月。貶李訥為

朗州刺史。杖監軍王宗景。配恭陵

詔自今戎臣失律。并坐監軍

冬十一月。以柳仲郢為鹽鐵轉運使

有醫工劉集。交通禁

中。上敕鹽鐵補場官。仲郢上言。醫工術精。宜補醫官。若委務銅鹽。何以課其殿最。且場官賤品。非特敷所宜。親上遽賜緇遣之。他日見仲郢。勞之曰。卿論劉集事甚佳。上嘗有疾。醫工梁新治之。良已。自陳求官。但一月始獲

而巳

十二月。貶康季榮為夔州長史

季榮前為涇原

節度使。擅用官錢。事覺。請以家財償之。上曰。季榮有以河隄功許之。給事中封還敕書。諫官亦上言。乃貶之。

鄭祗德為賓客分司

江西觀察使鄭祗德以其子顯。尚主通顯。同求散地。從之。

十年春正月。以鄭朗同平章事。夏五月。以韋

澳為京兆尹

澳為人公直。既視事。豪貴歛手。鄭光莊更總橫。積年租稅不入。澳執而械之。具

奏其狀。欲寘於法。上曰。鄭光甚愛之。何如。對曰。如此則

是陛下之法。獨行於貧戶耳。臣不敢奉詔。上曰。然則痛

杖而貸其死可矣。澳歸即六月。裴休罷為宣武節

度使

初。上命休極言時事。休請早建太子。上曰。若建太

兩

或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也。宣宗之論，一何異哉！蓋以大利為心，至乃靳於其子，故雖賞罰嚴必，措時康定。而器局褊促，無人君偉然之度矣。然裴休既發其端，當卒其說，使以帝所目擊文宗武宗之事為戒，則宣宗亦必惕然矣。冬十月，以鄭顥為祕書監。顥營求作相甚而省矣。十一月，以鄭顥為祕書監。顥營求作相甚之。與書曰：聞汝已判尸部，是吾必死之年。又聞十一月，欲求宰相，是吾必死之日也。顥懼，表辭從之。十一月，

回鶻為懷建可汗。先是，詔以回鶻有功於國，世為已。歷今為可汗，尚寓安西。侯歸牙帳當加冊命。至是，回鶻遣使入貢，冊拜可汗。詔議遷穆

宗已下出太廟。吏部尚書李景讓上言：穆宗乃陛下兄弟尚可拜姪可乎？宜遷四主出太廟，還代宗以陛下人廟，詔百官議。不決而止。時人以是薄景讓。以崔

慎由同平章事。上命相，左有無知者。前此，今相覆奏，鄴所判度支，應罷否？上以為歸長等佑之，即手書慎由名付學士院，云：仍罷判度支。范氏曰：堯舜嚳咨四岳，詢謀僉諧，而後用人。既以為可，則用之而不疑矣。二使

之請，亦有司之常職也。何疑而遽易之？宣宗以此為明防其羣下。知臣

詔內園使李敬寔剥色配南牙。內園使李敬寔，遷鄭朗不避馬，朗奏之。上責敬寔對曰：供奉官例不避，上曰：汝街教命橫絕可也。豈得私出而不避宰相乎？命

剥色配南牙。十一年春正月，以韋澳為河陽節度使。澳嘗奏

以澳判戶部，以心力衰耗難處繁劇為辭，上不悅。及歸其甥柳玘尤之，澳曰：主上不與宰相會議，私欲用我人

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耳。遂出鎮河陽。班仲郢之子也。胡氏曰。韋澳可謂見得思義者矣。人臣必以君父親擢為祭人主。必欲以出於已意為親。非也。百官必欲由宰輔薦。人主必欲使歸恩於我。亦非也。惟其公而已矣。天下人才之眾。非宰輔旁招廣引。人主安得而知之。至於耳目之官。喉舌之任。股肱心膂之寄。非人主精別賢者舉以自近。則必有比黨阿私之患矣。二月。

魏暮罷為西川節度使。門上樂開規諫。凡諫官論事。意從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盟手而讀之。嘗欲幸華清官。諫官論之。上為之止。暮為相。每議事。正言無所避。上每歎曰。暮緝有祖風。我心重之。然秋七月。以蕭鄴同竟以剛直為令。孤絢所忌而出之。

平章事。○流祝漢貞於天德軍。教坊使祝漢貞。曹。止。供戲笑耳。豈得輒預朝政邪。會其子坐賊。流之。樂工羅程。善琵琶。有寵。殺人繫獄。眾工為請曰。程負陛下萬死。然臣等惜其絕藝。不復得奉宴遊矣。上曰。汝曹所惜者。羅程藝。朕所惜者。八月。成德軍節度使王紹高祖太宗法。竟杖殺之。

鼎卒。軍中立其弟紹懿。○冬十月。以尚延心為河渭都遊奕使。先是吐蕃酋長尚延心。以河渭二州羊馬。誘之入居秦州之西。謀盡掠其財。延心知之。謂承勳曰。延心欲入見天子。請盡帥眾分徙內地。使西邊永無揚塵之警。但惜秦州無所復恃耳。承勳然。明日諸將皆曰。明公首開營田。置使府。擁萬兵。仰給度支。將上無戰守之勞。有耕市之利。若從延心之謀。則西陲無事。朝廷必罷府省戍。還以秦州隸鳳翔。吾屬無所復望。

羊馬。誘之入居秦州之西。謀盡掠其財。延心知之。謂承勳曰。延心欲入見天子。請盡帥眾分徙內地。使西邊永無揚塵之警。但惜秦州無所復恃耳。承勳然。明日諸將皆曰。明公首開營田。置使府。擁萬兵。仰給度支。將上無戰守之勞。有耕市之利。若從延心之謀。則西陲無事。朝廷必罷府省戍。還以秦州隸鳳翔。吾屬無所復望。

矣。承勛以為然。即奏廷心為河。鄭朗罷。遣使迎。

道士軒轅集於羅浮山。上好神僊。迎軒轅集至長。

王者屏欲而崇德。則自然受天過福。何處更求長生。留數月。求還山。乃遣之。

十二年春正月。以正式為安南都護。式有才略。

芳木為楫。深數其外。冠不能冒。選教士卒甚銳。項之。南蠻大至。去城半日。式意思安閑。遣譯喻之。中其要害。蠻

夜引去。都校羅行恭。久專府政。麾下精兵。以劉瑒同

平章事。瑒與崔慎由議政於上前。慎由曰。惟當甄別

分流品。致中原丘虛。今當循名責實。使百官各稱其二

月。崔慎由罷。上欲御樓肆赦。令狐綯曰。御樓所費甚

賤。於何得名。慎由曰。陛下未建儲官。四海屬望。若舉此

禮。雖郊祀亦可。况於御樓。時上餌方士藥。已覺躁渴。疑

忌方深。聞之。倪首不復言。旬日。慎由罷相。范氏曰。三代

之時。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有常職。以食其力。有常行。以

勤其生。壯而彊。勉焉老。而教訓焉。修身以俟。死而已。天

下無異道。未有衆人皆死。而欲一己獨不死者。也。孰左

道。以亂政者。殺之。故無迂怪之士。由秦漢以來。乃有神仙

服食不死之說。故人心多惑。聖道不明。此其一端也。而

人主尤甘心焉。以唐考之。自太宗至于武宗。餌藥以敗

者六七君。亦可以為戒矣。而宣宗又敗以藥。至以儲嗣

為諱。惡豈不蔽甚矣哉。夏四月。領南軍亂。詔以李承勛為

節度使。討平之。

初。上命李承勛鎮嶺南。已命中使賜之。節。給事中蕭倣。封還制書。上方奏樂。

不暇別召中使使優人追之節及以夏侯攸同平章

事○五月劉豸卒豸病篤猶手疏論事上甚惜之湖南軍亂遂觀

察使韓琮六月江西軍亂遂觀察使鄭憲○

寇安南初安南都護李瑒為政貪暴疆市蠻中馬牛

患秋七月宣州軍亂遂觀察使鄭薰右補闕張

藩府代移之際皆奏倉庫羨餘以為課績朝廷因而甄

獎夫藩府財賦所出有常苟非賦歛過差及停廢將士

減削衣糧則羨餘何從而致比來南方諸鎮數有不寧

皆此故也一朝有變所蓄之財悉遭剽掠又發兵致討

費用百倍然則朝廷竟有何利乞自今藩府長吏不增

賦歛不減糧賜獨節遊宴以淨費能致羨餘者然後賞

類至故三州震而知周將亡岷山崩江水竭而漢將亡

龐勳亂徐士芝巢起山東唐自是亡則河南北淮南大

水而徐泗為甚天之示戒明矣夫天理高明悠久非如

人喜怒報施之促狹也禍在十年之後一世之外則目

前之異誠非淺丈夫所經意於是置而冬十月以于

河南北淮南大水

徐泗水深五丈流沒數萬家胡氏曰禍福各以

延陵為建州刺史

延陵入辭上曰建州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上曰卿到彼為政善

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卿知之乎令

孤綯擬專遠杭州刺史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

日且合往試觀之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

其能否然後除之令孤綯嘗徙其故人為鄰州刺史使

道之官上以問綯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

剽史多非其人。為百姓害。故欲一一訪問。知其優劣。以行黜陟。而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絢汗透重裘。上臨朝。接對羣臣。如賓客。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開語矣。因問閣細事。或談官中遊宴。無所不至。一刻許。復整容曰。卿輩善為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再得相見。乃起入宮。令孤絢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沾衣也。范氏曰。古者臣進戒於君。君申教其臣。上下交脩。所以勤於德也。宣宗視輔相之臣。體貌甚恭。而心實防之。如遇胥史。惟恐其敗也。拘之以利祿。憚之以威嚴。故所用多流俗之人。而賢者不能有所施設。白敏中令孤絢之徒。崇極將相。恃寵保位。二十餘年。其相如此。則其君之功烈亦可知也。 **山南東道**

節度使徐商討湖南亂軍平之

商以封疆險闊。素多盜賊。選精兵數

百人。別置營訓練。號捕盜將。及湖南逐帥。詔商討平之。

以崔鉉為宣歙觀察

使討亂軍平之。○以韋宙為江西觀察使討亂

軍平之

宙過襄州。徐商遣都將韓季友帥捕盜從行。至江州。自闔道一夕至洪州。討平之。

二月以蔣伸同平章事

伸從容言於上曰。近日官

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微俸者多。亂亦非難。上曰。官

稱歎。再三曰。異日不復得獨對卿矣。伸不論。尋拜相。

十三年夏四月。以廣德公主適校書郎于琮。

欲以琮尚永福公主。既而中寢。宰相請其故。上曰。朕近與此女子食。對朕。輒折匕筋。性情如是。豈可為士大夫妻。乃更命琮。 **武寧軍亂。詔以田牟為節度使。**

卯巳

軍節度使康季榮不恤士卒。士卒譟而逐之。上秋八月。以田季嘗鎮徐州有能名。復以為帥。一方遂安。

帝崩。鄆王漼即位。初。上長子鄆王溫無寵。愛第三子夔。王漼欲以為嗣。為其非次。故久不建東宮。上餌李玄伯等藥。疽發於背。宰相不得見。上密以夔王屬。王歸長等三人。使立之。獨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謀出宗實為淮南監軍。宗實已受教將出。左軍副使元實謂曰。聖人不豫。踰月已崩。東首環泣矣。宗實叱歸長等。責以矯詔。皆捧足乞命。乃迎鄆王立為太子。權句當軍國政事。更名漼。取歸長等殺之。太子即位。是為懿宗。范氏曰。古者受道託孤。必求天下之忠賢。齊桓公定嗣於易牙。故其國大亂。唐自文宗以後。立不以正矣。然非人主使之也。宣宗不能自立。太子而以非次屬。諸官者。蓋以宰相為外臣。官者為腹心。溺於所習而不自知其非也。安在其為明哉。朝

氏曰。立嗣。天下至重事也。必賢。必長。必嫡。必公。然後禍亂不作。宣宗反之。其亂宜矣。王宗實非能以正義奉長君。蓋素不為上所厚。事勢所激。乃似義舉耳。使王歸長等意屬鄆王。安知宗實不以夔王有愛而立之邪。不可不辨也。○宣宗性明察。沈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治。政訖於唐亡。人思諫之。謂之小太宗。范氏曰。宣宗之治。以察為明。雖聽納規諫。而性實猜刻。雖吝爵賞。而人多僥倖。外則藩方。數逐其帥。守而不能治。內則宦者。握兵柄。制國命。自如也。然百吏奉法。政治不擾。海內安靖。幾十五年。繼以懿。信不君。唐室壞亂。是以人思大中。之政為不可及。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若宣宗者。豈不

足為賢哉。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李玄伯等伏

誅。○冬十一月。蕭鄴罷。十二月。以杜審權同平

誅。○冬十一月。蕭鄴罷。十二月。以杜審權同平

誅。○冬十一月。蕭鄴罷。十二月。以杜審權同平

誅。○冬十一月。蕭鄴罷。十二月。以杜審權同平

誅。○冬十一月。蕭鄴罷。十二月。以杜審權同平

誅。○冬十一月。蕭鄴罷。十二月。以杜審權同平

誅。○冬十一月。蕭鄴罷。十二月。以杜審權同平

誅。○冬十一月。蕭鄴罷。十二月。以杜審權同平

誅。○冬十一月。蕭鄴罷。十二月。以杜審權同平

誅。○冬十一月。蕭鄴罷。十二月。以杜審權同平

誅。○冬十一月。蕭鄴罷。十二月。以杜審權同平

誅。○冬十一月。蕭鄴罷。十二月。以杜審權同平

章事○令狐綯罷以白敏中同平章事

綯執政歲久忘

勝已者中外側目其子瀉頗招權受賄宣宗南詔僭

南詔僭

號寇陷播州

初韋皋開青溪道以通羣蠻使入貢又

摩之既而軍府厭於稟給又蠻使入貢利於賜與所從
備人浸多杜悰奏減其數南詔豐結怒入貢不時頗擾
邊境豐祐卒子酋龍立朝廷以名近玄宗諱遂不行
冊禮酋龍乃自稱皇帝改國號大禮遣兵陷播州

憲宗皇帝咸通元年春正月浙東賊裘甫作亂

初裘甫攻陷象山官軍屢敗觀察使鄭祗德遣兵討之
大敗甫遂陷剡縣開府庫募壯士眾至數千人時二浙
久安人不習戰甲兵朽鈍見卒不滿三百祗德更募新
卒遣以擊賊又大敗於是諸道雲集嚴至三萬小帥有

謀略者推劉旌勇力推劉慶劉從簡鐔印
改元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聲振中原

葬貞陵○

三月以王式為浙東觀察使發諸道兵討裘甫

破之鄭祗德求救於鄰道浙西宣歙遣兵赴之祗德饋
士請土軍為導諸將或稱病不行或先邀職級竟不果
遣城中各謀逃竄朝廷議選將代之夏侯孜曰浙東山

海幽阻可以計取難以力攻西班中無可語者王式雖
儒家子前在安南有功可任也乃以為浙東觀察使召
入問以方略對曰但得兵賊必可破有官官侍側曰發

兵所費甚大式曰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
勝延引歲月賊勢益張江淮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十

軍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計哉上顧官官曰當與之
兵乃詔發諸道兵授之裘甫分兵掠衢婺明白所過傳
其少壯及王式除書下浙東人心稍安甫方與其徒飲

其少壯及王式除書下浙東人心稍安甫方與其徒飲

其少壯及王式除書下浙東人心稍安甫方與其徒飲

酒聞之不樂。劉晔曰：宜急引兵取越州，憑城郭，據府庫。遣兵過大江，掠揚州，還修石頭城而守之。宣欽、江西必
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備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
國家貢賦之地盡入於我矣。進士王輅曰：劉副使謀乃
孫權所為，未易成也。不如擁眾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
則逃入海島，此萬全策也。府猶豫未決。式軍所過，若無
人至西陵，甫遣使請降。式曰：是必欲窺吾所為，且欲使
吾驕怠耳。乃謂使曰：甫而縛以來，當免而死。式入，遂
州。送鄭德、樂飲而歸。始修軍令，於是告饋餉不足者
息矣。稱疾臥家者起矣。先求遺職者默矣。賊別帥洪師
簡許會能帥所部降。式曰：汝降是也。當立效以自異。使
帥其徒為前鋒，與賊戰有功。乃奏以官。先是賊謀入越
州，軍吏匿而飲食之。及是，或詐引賊將來降，實窺虛實。
式悉摘索斬之，嚴門禁，警夜周密。賊始不知我所為矣。
式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或曰：軍食方急，不可散也。
式曰：非汝所知。官軍少騎卒。式曰：吐蕃回鶻比配江淮

者其人習險阻，便鞍馬，舉籍管內得數百人。虜久羈旅，
因餒甚。式既搞飲，又調其家，皆泣拜。呼願效死，悉以
為騎卒。使騎將石宗本將之。又奏得龍陂監馬二百匹。
於是騎兵足矣。或請為烽燧以調賊。式笑而不應。選懦
卒使乘健馬，少給之兵，以為候騎。眾怪之，不敢問。於是
閱諸營見卒，及上園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諸軍分路討
賊。令之曰：毋爭險易，毋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虜
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自是諸軍與賊十九
戰，賊連敗。劉晔謂襄南曰：鄴從吾謀，寧有此因邪？收王
輅等斬之。式曰：賊窘且飢，必逃入海。命羅鏡軍海口，以
拒之。賊皆棄船走山谷。帥其
徒屯南陳館下，眾尚萬人。
夏五月，禁州縣稅外
科率。右拾遺薛調言：兵興以來，賦歛無度。所在羣盜，
無得之科。六月，王式擒裘甫，送京師，斬之。浙東兵大
率從之。

南陳館斬首數千級。賊委棄繒帛盈路。昭義將跌跌。令士卒敢顧者斬。賊復入剡。式曰：賊來就擒耳。命趨諸軍圍之。賊城守甚堅。三日。凡八十三戰。賊請降。又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賊果復出。又三戰。甫等從百餘人。械南送京師。斬之。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陳。今幸得從公破賊。然私有所不諭者。嚴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飢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為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使懦卒為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闖。闖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先是。上每以越盜為憂。夏侯孜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矣。與式書曰：公專以執裘甫為事。軍須細大。此期悉力。故式所奏無不從。由是能成其功。

秋九月。以白敏中為司徒中書令。○冬十月。遣

復李德裕官爵。贈左僕射。

右拾遺劉鄩。上言李德裕父子為相。有聲迹功。

效。竄逐以來。血屬將盡。生涯已空。宜賜哀憫。贈以一官。從之。

夏侯孜罷。以畢誠

同平章事。

二年春正月。白敏中罷。以杜悰同平章事。

一。日。

密使詣中書。宣徽使楊公慶繼至。獨揖悰。出斜封文書。以授悰。悰發之。乃宣宗大漸時。官官請鄂王監國。奏也。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當以反法處之。悰曰：此非臣下所宜窺。復封以授公慶。曰：主上欲罪宰相。當於廷英面示。宜肯。明行誅。公慶去。悰謂兩樞密曰：內外之臣。事猶一體。今主上新踐祚。未熟萬機。當以仁愛為先。豈得遽贊。

成殺宰相事。若習以性成。則中尉樞密豈得不自憂乎。既而事寢。是時士大夫深疾宦官。事有小相涉。則衆共棄之。建州進士葉京嘗預宣武軍宴。識監軍之面。既而及第。過之於塗。馬上相揖。因之謗議喧然。遂流廢終身。其不相如此。秋七月。南蠻攻陷邕州。先是廣桂容三道。邕州三年一代。經略使段文楚請以三道衣糧自募土軍。朝廷許之。所募纔得五百人。文楚入為金吾將軍。經略使李蒙利其閩額衣糧以自入。悉罷遣三道戍卒。止以所募兵戍守左右江。比舊什減七八。故蠻人乘虛入寇。遂陷邕州。九月。以孟穆為南詔吊祭使。杜棕上言南詔單寡。未可輕與之絕。且應遣使弔祭。諭以新王名祀廟諱。故未行冊命。待其更名謝恩。然後遣使。庶全大體。上從之。會南詔寇嶺州。遂不行。

三年春正月。羣臣上尊號。○蔣伸罷。○二月。南

詔復寇安南。以蔡襲為經略使。發兵禦之。復寇

安南。經略使王寬數來告急。朝廷以襲代之。仍發許滑徐汴荆襄潭鄂等道兵合三萬人以授襲。兵勢既盛。蠻

遂引夏四月。置戒壇度僧尼。上奉佛太過。急於政

唱經。手錄梵夾。又數幸諸寺。施與無度。吏部侍郎蕭倣

上疏曰。玄祖之道。慈儉為先。素王之風。仁義為首。並

願陛下時開延英。接對四輔。力求人瘼。虔奉宗祧。去

講筵。躬勤政事。上不能從。五月。分嶺南東西二道。以韋宙蔡

京為節度使。左庶子蔡京性貪虐多詐。時相以為有

廣桂邕容安南皆隸嶺南。蔡京奏請分為兩道。以廣州為東道。邕州為西道。使韋宙及京分領之。蔡襲將諸道軍在安南。蔡京忌之。恐其立功。奏稱南蠻遠道。遣使無虞。請罷戍兵。從之。襲累奏羣蠻伺隙。不可無備。乞留兵五千。不聽。襲作十必死狀。申中。秋七月。徐州軍亂。遂書。時相信蔡京之言。終不之省。徐州軍亂。遂

節度使溫璋。詔以王式代之。初。王智與既得徐州。以自衛。其後節度使多儒臣。其兵浸驕。小不如意。一夫大呼。其眾和之。節度使即自後門逃去。田牟至。與之雜坐飲酒。犒賜之費。日以萬計。猶時喧譁。邀求不已。牟亮璋代之。驕兵素聞璋性嚴。憚之。璋開懷慰撫。而驕兵終猜忌。竟聚譟而逐之。忠武義成兩軍從王式討。裘甫者猶在浙東。詔式帥以赴徐州。驕兵益懼。式至。視事三日。饗兩鎮將士。遣還。既而探甲執兵。命圍驕兵。盡殺之。數千人皆死。殺改武寧為徐州團練使。隸兗海。以濰州歸

淮南。更置宿泗觀察使。留二千人守徐州。餘皆分隸。充宿委。式分配將士赴諸道。訖。然後將兩道兵至汴。潰遣歸本道。身詣京師。以夏侯孜同平章事。○蔡京伏誅。為政苛慘。設炮烙之刑。闔境怨之。為軍士所逐。冬十一月。賊崖州司戶不肯之官。還至零陵。赦賜自盡。冬十一月。南詔寇安南。南詔率羣蠻寇安南。蔡襲告急。殺發南詔已圍交趾。襲嬰城固守。救兵不得至。

四年春正月。南詔陷交趾。經略使蔡襲死之。交趾城陷。蔡襲左右皆盡。健步力戰。身集十矢。欲趨監軍船。船已離岸。遂溺海死。荆南將士四百餘人。走至城東水際。虞候元惟德等謂眾曰。吾輩無船。入水則死。不若還與蠻鬪。人以一身易二蠻。亦為有利。遂還向城。縱兵殺

城陷。蔡襲左右皆盡。健步力戰。身集十矢。欲趨監軍船。船已離岸。遂溺海死。荆南將士四百餘人。走至城東水際。虞候元惟德等謂眾曰。吾輩無船。入水則死。不若還與蠻鬪。人以一身易二蠻。亦為有利。遂還向城。縱兵殺

蠻二千餘人而死。南詔兩陷交趾。所殺虜且十五萬人。留兵二萬。使其將楊思緝據交趾城。賂洞夷獠皆降之。詔諸道兵悉召還。保嶺南。上游宴無節。左拾遺劉訥上疏曰。今西涼築城南蠻侵軼。陛下不形憂閱。何以責其死力。弗靈。二月朔。帝歷拜十六陵。○三月。歸義軍奏

克復涼州。○夏四月。畢誠罷為兵部尚書。同列

多徇私不法。以康承訓為嶺南西道節度使。○五

月。以楊收同平章事。收與中尉楊玄价。殺杜審

權罷。○六月。杜棕罷。以曹確同平章事。○秋。七

月朔。日食。○以宋戎為安南都護。時諸道兵援安南者屯聚嶺南

鮑運勞費。潤州人陳確。上言。請造千斛大舟。自福

運未泛海。一月至廣州。以之軍食。以足。然有司以和

為名。奪商人舟入海。或遇風濤沒溺。有司因繫綱吏舟人使償其米。人頗苦之。八月。以吳德

應為館驛使。臺諫上言。故事。御史巡驛。不應忽以內

拾遺劉兢。上言。自古明君所尚者。從諫如流。豈有已行而不改。且殷自陛下之。自陛下改之。何為不可。弗聽。冬。十月。以令狐滈為詹事司直。拾遺。拾遺劉訥。上

言。滈專家無子弟之法。布衣行公相之權。起居郎張雲。

言。滈父綱用李源為安南。致南蠻至今為梗。由滈納賄。隋父於惡。綱執政時。人號滈白。永宰相。滈亦引避。故有是命。

五年。春正月。貶張雲興元少尹。劉訥華陰令。

詢為其子滿三日彗星出彗出於箕長三尺司天監
詔究故敗之也。主大喜。請宣示中外。夏四月。以蕭宣同平章事。
於是編諸史策。然之。

○南詔寇邕州。軍敗沒。加康承訓檢校右僕

射。承訓至邕州。不設斥候。南詔帥六萬將入境。承訓遣

惟天。軍後至得免。承訓不知所為。副使李行素帥衆

治濠。橋。南。軍。已合圍。四日。攻具將就。諸將請夜分

道所。營。承訓不許。有天平小校。再三力爭。乃許之。將

勇士三百。夜。繼。而出。散燒。營。斬五百餘級。蠻大驚。解

圍去。承訓。騰。奏。告。捷。中外。皆。賀。加。承。訓。檢。校。右。僕。射。子

弟。觀。明。皆。奏。功。受。賞。燒。營。小。校。不。遷。一。級。由。是。軍。中。怨

道。聲。流。五月。發。徐州兵三千人戍邕州。○秋。七

月。以。康。承。訓。為。河。軍。分。司。高。駢。為。嶺。南。西。道。節

度。使。韋。宙。具。知。承。訓。所。為。以。書。白。宰相。乃。罷。承。訓。而。以

之。駢。願。讀。書。好。讀。今。冬。十一月。夏。侯。孜。罷。以。路。巖

古。兩。軍。官。官。多。寒。之。同。平。章。事。

六年。春。正月。始。以。懿。安。皇后。配。饗。憲。宗。時。王。韓。復。為。禮。

官。仲。前。議。以。杜。守。二。猷。為。宣。歙。觀。察。使。宣。歙。為。福。建。人。

朝。廷。從。之。觀。察。使。每。寒。食。遣。文。分。祭。其。先。壟。官。官。三。月。蕭。宣。卒。

德。之。故。有。是。命。時。人。謂。之。教。使。墓。戶。○夏。四。月。以。高。瑒。為。同。平。章。事。○六。月。高。瑒。卒。以。

徐商同平章事○冬十月太皇太后鄭氏崩

七年春三月以劉潼為西川節度使初南官董

成等詣成都節度使李福福威儀衛以見之故李南詔

使見節度使拜伏於庭成守日驃信已應天順人我見

節度使當抗禮傳言其運自旦至日中不決將士皆憤

怒福械繫之劉潼至鎮歸之奏遣還國召至京師厚賜

而遣成德節度使王紹懿卒紹懿在鎮十年為疾

召兄子景崇告之曰吾心以汝之幼以軍政授我今汝

長矣我復以歸汝弩力為之上忠朝廷下和鄰藩勿墜

吾兄之業夏五月葬孝明皇后葬於景陵之六月

言竟而薨魏博節度使何弘敬立軍中立其子高駢大破

南詔蠻復取交趾初高駢治兵於海門未進監軍李

駢以五千先濟約維周發兵應援駢既行維周擁餘

衆不發駢至南定峯州蠻衆近五萬獲田駢掩擊大破

之取其所得以食軍進擊南詔屢破之捷奏至海門維

周皆匿之奏駢玩軍不進上怒欲貶駢以王晏權代之

南



南詔蠻復取交趾

初高駢治兵於海門未進監軍李

駢以五千先濟約維周發兵應援駢既行維周擁餘

衆不發駢至南定峯州蠻衆近五萬獲田駢掩擊大破

之取其所得以食軍進擊南詔屢破之捷奏至海門維

周皆匿之奏駢玩軍不進上怒欲貶駢以王晏權代之

是月駢復大破南詔殺獲甚衆遂圍交趾城十餘日蠻

因感甚城且下會得王晏權驛即以軍事授監軍韋仲

宰與麾下百餘人北歸先是駢遣小校曾亥入告交趾

之捷至海中望見旌旗東來云新經略使與監軍也袁

意維周必奪其春乃置於島閣維周過即馳詣京師上

冬十月楊收罷

楊玄玠兄弟受方鎮

南蠻帥衆歸附

者萬七千人

能盡從之。吐蕃拓跋懷光斬論恐熱傳首京師。吐蕃自是衰絕。乞離。以高駢為靜海軍節度使。胡君臣不知所終。自李涿侵擾羣蠻為安南患。殆將十年。至是始平。乃置靜海軍於安南。以駢為節度使。范氏曰。戎狄自古迭為中國患。由秦以來。未有得志於南蠻者也。蓋以瘴毒險阻。不得天時地利。所恃者人和而已。而民從征役。皆知必死。如往棄市。則是三者皆亡矣。明皇之末。南詔威靈。至於憲宗。陷安南。國成都。中國首尾疲於奔命。其後虜勳之亂。起於桂林之戍。黃巢之寇。本於徐方之餘。唐室之衰。宦者蠹其內。南詔擾其外。財竭民困。海內大亂。而因以亡矣。蠻夷非能亡中國也。而中國之亡。蠻夷常為之資。是以聖主不重外而輕內。不勤遠而忘邇。恐征伐不息。變生於內。十二月。黠戛斯遣使入貢。而搖其本也。

八年春二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入朝。○三月。

以李可及為左威衛將軍。上好音樂宴遊。供奉樂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

設不減十餘。水陸皆備。每行幸。內外諸司扈從十餘萬人。所費不可勝紀。可及善為新聲。上以為將軍。曹確諫

曰。太宗定文武官六百餘員。謂房玄齡曰。朕以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不可處也。太和中文宗欲以樂工為王

府率。拾遺竇洵直諫。即改光。秋七月。懷州民逐刺史

劉仁規。民訴旱。仁規揭榜禁之。民怒。相與以子琮

作亂。逐仁規。掠其家貲。久之乃定。以于琮

同平章事。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十







